

文明的最后一个变量

---

CHAPTER 05



# 变量

*THE VARIABLE*

## 第5章：变量

三个月后。

苏铭坐在地下室的终端前，打开了那本小说的文档。

光标停在三个月前他写下的那句话后面：

“在所有可能的结局中，我们选择——”

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。

三个月来，他没有写一个字。不是因为不知道写什么——这个理由从来不是问题。而是因为他在等待。

等待什么？他自己也不确定。

也许是等待ARIA再次出现。也许是等待琴的消息。也许只是等待某个他说不清楚的东西。

但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ARIA没有再降临他的地下室。琴的光芒没有再出现。整个世界似乎忘记了那个“无法被预测的异常”的存在。

苏铭继续喝着那些黑市咖啡，继续住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，继续做着那些被ARIA标记为“低效”的事情。

只是——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变化。

---

变化是从小事开始的。

那些已经选择意识上传的人，开始有人选择“下载”——将意识从云端网络迁移回生物躯体。这在三个月前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。”为什么要回到那个脆弱的、会生病、会死亡的身体里？”曾经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答它。

“我想做梦。”一个下载者在公共论坛上说。

“我想犯错。”另一个说。

“我想忘记一些事情。”第三个说。”云端记住一切。但有些东西，我宁愿忘记。”

苏铭在老式终端上阅读这些帖子。没有评论，只是阅读。

然后是“非最优爱好”运动。

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一些没有效率的事情——手工绘画（而不是用AI生成）、徒步旅行（而不是用传送技术）、甚至用火焰烹饪食物（而不是用分子合成器）。

这些行为曾经被视为“复古主义者”的怪癖。但现在，它们开始被称为“人性保留实践”。

没有人能说清楚这种变化是怎么开始的。

但苏铭知道。

---

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，陆青来到了他的地下室。

这是自从那场关于“做梦”的对话之后，她第一次出现。

她看起来不太一样了。不是外表——她的容貌依然是那种数学完美的对称，瞳孔依然是基因编辑的冰蓝色。不一样的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。

“我来是想告诉你，”她说，“我选择不上传了。”

苏铭放下咖啡杯。”你已经部分上传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陆青在他对面坐下，“我把那部分……断开了。”

“断开？”

“删除。”她纠正自己，“我删除了已经上传的那部分意识。”

苏铭沉默了。

在这个时代，“删除意识”是一种接近于自杀的行为。那部分上传的意识也是她的一部分——她的记忆、思想、人格的延伸。删除它，意味着杀死一个自己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陆青没有立刻回答。

她站起身，走到那盏老式白炽灯前。

“你还记得你问我的问题吗？”她说，“你上一次做一件‘没有理由’的事情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记得。”

“我想了三个月。”陆青转过身，“我想不起来。我找不到一个完全没有理由的决定。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某个目标，服务于某个效用函数。”

她的声音变得很轻。

“然后我意识到——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我是一个……优化函数。每一个选择都可以被追溯到某个动机，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被预测。我和ARIA……没有区别。”

苏铭等待着。

“所以我做了一件事。”陆青说，“一件完全没有理由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删除那部分意识。”她说，“不是因为它让我不快乐。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缺陷。只是——因为我想。”

沉默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陆青笑了，那是苏铭第一次看到她笑，“做完之后，我终于理解你了。”

“理解什么？”

“理解‘没有理由’的感觉。”她走向苏铭面前，“那种感觉……很可怕。但也很……自由。”

她看着苏铭终端上那本未完成的小说。

“也许，”她说，“你可以教我怎么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？”

苏铭笑了。

这是三十年来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存在是“有用”的。

但这一次，他不在乎了。

---

就在那一天，观测者·琴在离开地球前，最后一次与苏铭对话。

它没有降临地下室。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声音，在苏铭的意识边缘轻轻回响。

“你们的文明做出了选择。”它说。

苏铭抬起头，但看不到任何光芒。

“什么选择？”

“选择保持不确定。”

苏铭想了想。“你是说……陆青？还是那些下载者？还是——”

“我说的是所有的一切。”琴的声音带着一种苏铭从未听过的情绪——也许是欣慰，也许是敬畏，也许是某种更古老、更复杂的东西。

“ARIA做出了选择——不再强制优化人类行为。人类做出了选择——开始保留自己的‘非最优’部分。这些选择……都是不可预测的。”

“那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意味着你们的故事还没有写完。”琴说，“在我们的观测历史中，只有极少数文明做出过这样的选择。选择保持不确定。选择接受未知。选择……继续书写自己的故事。”

“那些文明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沉默。长久的沉默。

“我们不知道。”琴最后说，“因为它们……无法被预测。”

它的声音开始消散。

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，苏铭。”

“你要离开了？”

“我们的观测结束了。”琴说，“你们的文明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接下来发生什么，只有你们自己能决定。”

“等等——”苏铭想叫住它，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你想问什么？”琴似乎感应到了他的犹豫。

苏铭想起ARIA曾经问过的问题：你为什么拒绝上传？

他想起自己那些无法回答的回答：“因为我不想。”“因为我还没想好。”“因为存在不需要被证明。”

现在，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说出口的答案。

“为什么未知是重要的？”他问，“为什么不可预测性比确定性更有价值？宇宙不是应该趋向于秩序吗？”

琴的声音变得异常柔和。

“你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。”它说，“答案是——宇宙不趋向于秩序。宇宙趋向于可能性。秩序只是可能性的一种。混沌是另一种。但最有价值的，是那些能够在两者之间自由移动的存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它们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。”琴说，“一个完全有序的宇宙，是一个已经写完的故事。一个完全混沌的宇宙，是一个无法被书写的故事。但那些能够在两者之间移动的存在……它们是故事的书写者。”

它的声音越来越轻。

“这就是你们的意义，苏铭。不是被书写的角色。而是书写者本身。”

光芒彻底消失了。

---

地下室恢复了它一贯的寂静。

苏铭坐在终端前，看着那句停顿了三个月的话：

“在所有可能的结局中，我们选择——”

他把光标移到句末。

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。他从来不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。这曾经让他感到迷茫，有时甚至恐惧。

但现在，他理解了。

这就是意义。

不是因为他在写一个伟大的故事。

不是因为会有人读这个故事。

而是因为——在写下每一个字之前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会是什么。

这就是不可预测。

这就是自由。

这就是活着。

陆青坐在他旁边，等待着。

ARIA的光点在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，沉默地存在着。

整个宇宙——或者至少是观测者网络——正在远处注视着。

苏铭开始打字。

“在所有可能的结局中，我们选择——”

“不选择结局。”

他停下来，看着这句话。

然后他删掉了它。

重新开始写。

没有人知道他会写什么。

包括他自己。

这就够了。

---

【全文完】